

軍
墾

文物

背後 (一)

JUNKENWENWUBEIHOU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郭婧 刘宁 主编



军垦文物背后

(一)

(一) 军垦文物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军垦文物背后 (一) / 刘宁主编. — 五家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80756 - 210 - 8

I. ①军… II. ①刘…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8720 号

军垦文物背后 (一)

出版发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地 址	新疆五家渠市迎宾路 619 号
邮 编	831300
电 话	0994 - 5677178 5677185 5677187
传 真	0994 - 5677519
印 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56 - 210 - 8
定 价	41.00 元 (全二册)

丛刊编辑委员会

主 任：张新宁 韩 晋

副主任：毛胜瑞

委 员：马玉新 杨 莉 李 梓 张红彦 张晓丽

蔡晓川 崔新安 吴 俊 刘 静 徐 媛

王福江 郑 军 刘 宁 郭 婧

主 编：郭 婧 刘 宁

副主编：马玉新 李 梓

责 编：张红彦 张晓丽 李 梓

设 计：宋 刚

前 言

二十年前，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开始筹备，起步于“军垦第一楼”里的一间办公室改建一间三十平米的小展厅，陈列着几十件军垦文物。二十年，弹指一挥间，兵团军垦博物馆又回到了当时诞生的地方，这时他俨然已成长为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陈列面积已有五千平方米，馆藏文物已有万件。

一件件外表朴实无华的军垦文物，可能是一件第一代军垦人曾穿过的旧军衣，也可能是一盏用玻璃瓶做的油灯……一枚枚陈旧的老照片，主人公虽然没有华丽的衣衫，却有一张张朝气蓬勃、阳光灿烂的笑脸……

这成千上万件实物和图片的背后，隐藏着兵团 60 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遮掩着一个一个荡气回肠的人物故事，他们静静地、不分昼夜向我们倾诉着，使我们难于沉默，于是，奋然执笔，便有了这本“兵博人”自己编写的书。文章质朴无华，娓娓道来，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虚构演义的哗众夸饰。翻开这本书吧，与我们一起走进军垦文物背后的故事。

目 录

周总理让座	陆振欧	1
陶峙岳将军坐过的嘎斯六九吉普车	郭 婧	5
张仲瀚同志《忆新疆》手稿	郭 婧	8
陶晋初抄写的关于新疆和平解放的信函	张红彦	11
孟继贤与他的教导旅工作模范奖章	蔡晓川	24
王振声与他的《和平解放证明书》	张晓丽	27
一把旧军号	徐 媛	32
车马店里的决策	陆振欧	35
军垦第一井	杨 莉	38
军垦第一楼	郭 婧	43
八路军一二〇师被服厂老战士刘英使用的缝纫机	马治花	46
傅孟才与他的三枚奖章	张晓丽	51
一双军用皮靴	顾晨叶	56
妈妈的襁褓	陆振欧	63

马叔叔和马拉爬犁	马玉新	66
牛角刀和山羊角	吕永海	68
从三足耧看农业播种技术在新疆兵团的发展	刘 静	70
走近军垦第一犁	徐 媛	75
坎土曼	徐婉宁	79
洋犁情	吕永海	82
城市中的地窝子	刘 静	85
一本注音字典	李 梓	90
参军证明书	牛秀珍	103
一本复员建设军人证明书	蒋 静	110
农八师扫盲协会会员证	李家聚	114
一件“戈壁母亲”的军棉衣	朱伟丽	118
姥爷家的三件宝贝	郝荣利	122
一条羊皮筒	崔新安	126
我 1958 年获得的奖状	李家聚	129
石城牌柴油机运输车	王 亮	134
一张上海支边青年进疆录取通知书	陈 丽	137
Y-11 飞机落户新疆兵团始末	吴 俊	142
一封恋爱信	杨金晶	145
后记		150

周总理让座

陆振欧

在石河子周总理纪念馆、军垦博物馆和艾青诗歌馆内，都悬挂着一幅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自治区领导、兵团干部、劳动模范、复员军人、支边青年代表合影的大照片。凡是细心观看过这张照片的人，就会发现敬爱的周总理没有紧靠着陈毅副总理坐在最中央，我作为亲眼目睹者，来说说这件事情的经过。

1965年7月5日，敬爱的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结束了对国外友好访问后，回国途经新疆，专程来到石河子垦区视察。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生产建设兵团二百多万军垦职工的亲切关怀和巨大鼓舞，是兵团人的无上光荣。

中午时分，周总理一行来到石河子时，不顾旅途颠簸的劳累和炎热的天气，在招待所（今石河子宾馆）稍事休息，用完午餐即深入到农场、工厂、院校视察，直到夜幕降临。晚间，又分别参加欢迎舞会，观看话剧《军垦战士》的演出。晚会结束时，已是深夜两点。据总理身边工作人员讲，总理回到住所，没有马上休息，而是用电话向中央汇报了一天活动情况后，又详细查问了第二天临行前和兵团干部、劳动模

范、复员军人、支边青年代表一起合影的落实情况。并叮嘱：“一定要在天亮之前，通知到每个代表。”此时三更已过，总理宿舍的电灯才熄灭。

6日清晨，代表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穿上整洁的服装，在各单位领导带领下，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招待所对面林带前，按照指定的位置，迅速有序地一排一排站好。现场鸦雀无声，非常安静，但五百多颗心却在兴奋地跳动着，伫候着幸福时刻的到来。10点整，敬爱的周总理和陈副总理准时从招待所大门跨过马路健步向大家走来。此时此刻，全场沸腾起来，响起热烈的掌声。总理、副总理也频频挥手向大家致意。掌声刚平静下来，周总理回过头一看，发现招待所大门前的几十位招待员、炊事员和警卫人员恭敬地站在那里，便向他们招手说：“来！你们也过来一起照个相。”总理的话使大家喜出望外，毫不犹豫地跑了过来。总理又把他们一一安排在最前排蹲下。

照相前，总理作了重要讲话，对兵团各方面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并要求兵团全体军垦战士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红旗，备战防边，生产建设，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回到乌鲁木齐，总理又亲笔把它写成条幅，后被各报刊竞相刊登了出来。1977年，石河子总场党委在总理接见农场干部群众和上海支边青年代表的林带间，建立周总理纪念碑时，就将总理的这幅题词镌刻在碑的南面。

总理讲完话要入座时，先和跟前的侯正元等几位劳模握了握手，然后离开原先安排好和陈毅副总理紧靠的最中间位置，走到偏右7个位置那里，请赛福鼎、王恩茂等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往中间坐。开始谁也不敢挪动一步，由于总理再三坚持，大家只好恭敬不如从命，挨次向中间靠拢，这样总理才坐到现在照片中的位置上。总理这一尊重下级，关爱群众的模范行为，使在场所有的人感动不已深受教育。劳动模范侯正元回

忆起当时的情景，感慨万分地说：照相时，把我安排在总理和副总理座位的后面，这是组织对我的厚爱，是我一生最大的福气。总理和我握手时，我睁开大眼睛想好好看看总理。没想到握了手总理没有入座，走到右边那里去请赛福鼎主席和王恩茂书记他们往中间坐，当时在我的脑海里周总理的形象更加伟大了。我的眼眶里噙满了热泪，真想从内心呼出：敬爱的周总理，您真是人民的好总理呀！

作者后记：

这张珍贵照片是怎样保存下来的

40多年过去了，回想起这张珍贵的照片，能够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那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啊！我从拿到这张照片时，就非常珍惜它，特意请文工团美工股的高级木工精制了一个镜框把相片装上去，悬挂在外屋墙上正中，每天上下班都瞻望一下，感到无比幸福。

然而，一年之后，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张照片也几乎遭灭顶之灾。许多保留有这张照片的领导同志，都未能幸免于难。因为大部分领导人，都被造反派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走资派”、“反革命”、“叛徒”、“特务”等等，照片上一张张的脸不是被打上叉就是被抹黑，不是被挖掉眼睛就是被砍掉头，有的领导连生命都无法保全，更无法谈及保护这张照片了。要想把这张照片保存下来，是要冒大风险的，当时，虽然我也面临被批斗，有抄家的危险，但我很珍惜和周总理合影的幸福时刻，珍惜革命老前辈的丰功伟绩，珍惜我们共同开发建设兵团的光荣历史。这张照片，是党和周总理对我们兵团军垦事业的肯定和赞许。即使再大的风险我也得想方设法将它保存下来，可

是，这一米多长的大照片，往哪里藏啊？想来想去，还得靠毛主席的威望来保护它，于是，我将报纸上毛主席每次检阅红卫兵的彩色照片剪下来，贴成一排，覆盖在镜框上，这样我忐忑不安的心才平静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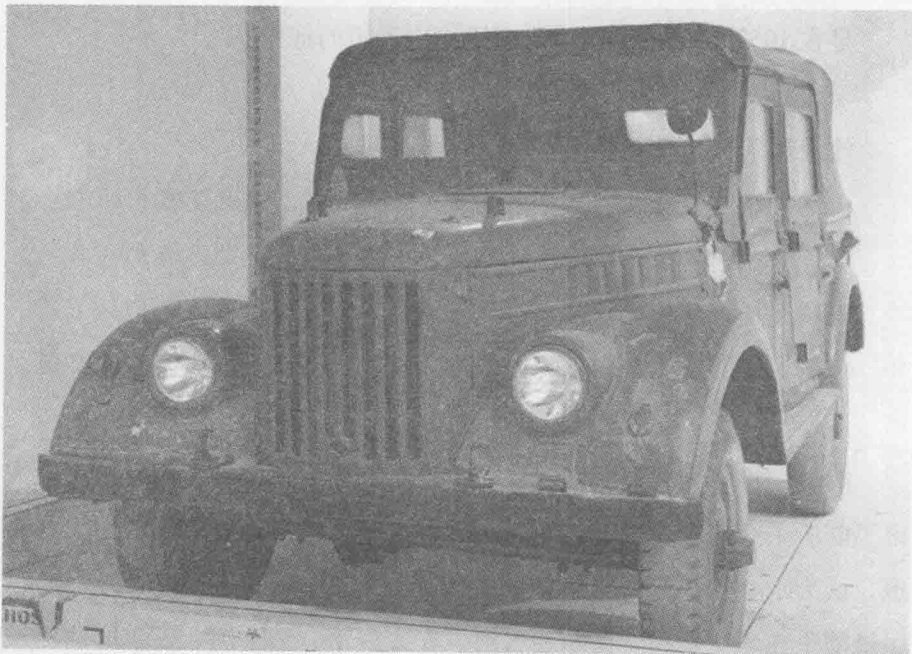
不久，一群红卫兵闯进我家来说要“破四旧”，当他们在外屋查抄时，我的心紧缩了，头也不敢抬，只用余光注意着墙上悬挂的照片。此时，一个红卫兵走到相框跟前正要伸手取下相框时，我一个箭步上前去阻止了他，并义正辞严地说，这相框你们不能拿，他说我喜欢毛主席，我接上说，你们热爱毛主席难道就不让我热爱毛主席了吗？这个相框你们不能拿走。经历了这样一场争夺后，这张照片才得以保存了下来。

当历史成为过去，当历史的幸福时光闪过，当老同志一个个离去的时候，这张与周总理的合影照片就显得格外珍贵。值得欣慰的是，我终于将这一珍贵的历史照片，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我把它复制放大，奉献给周总理纪念馆、兵团军垦博物馆和艾青诗歌馆，给后人留下了历史的见证！

陶峙岳将军坐过的嘎斯六九吉普车

郭 婧

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陈展着一辆陈旧的嘎斯六九吉普车，这是原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陶峙岳乘坐过的专车。这辆车载着陶司令员风尘仆仆跑遍了天山南北，戈壁沙漠，为新疆兵团的创建和发展立下了



汗马功劳，这辆车也记载了陶峙岳司令员对新疆兵团深沉的爱和巨大贡献。

陶峙岳将军 1892 年出生于湖南宁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解放前任新疆警备总司令，1949 年 9 月 25 日，率国民党新疆 10 万官兵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1970 年离职回长沙，1983 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88 年 7 月，中央军委又授予他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1988 年 12 月 26 日，在湖南长沙因病去逝，享年 96 岁。陶峙岳将军忠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在他担任兵团司令员期间，与张仲瀚政委一起，奋力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建成正规化国营农场，使兵团各项事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基本上奠定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现有的规模和战略布局。

早在 1952 年，将军便给我们描绘出兵团的远景：

瞻望远景，无限美丽，

田连阡陌，渠道纵横，屋宇星罗，绿树成荫，这就是我们的农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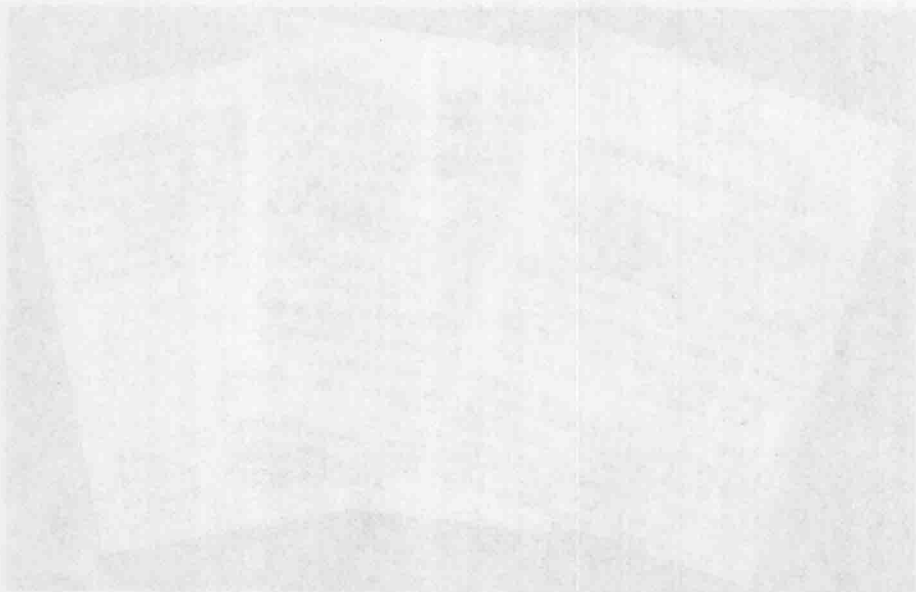
青青草原，一望无垠，风吹草低，牛羊成群，这就是我们的农场。

巍峨大厦，札札机声，烟囱林立，货堆如云，这就是我们的工厂。

通衢四达，载驱载驰，关山万里，纵其所之，这就是我们的交通。

陶峙岳将军为发展兵团呕心沥血，不遗余力，使新疆的农垦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陶峙岳将军也非常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认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将军的领导规划下，农垦战士在玛纳斯河、博尔通古河、安集海河、奎屯河、古尔图河流域

先后建成了大泉沟水库、蘑菇湖水库、夹河子水库、安集海水库、大海子水库、柳沟水库、车排子水库等 20 座大、中、小型水库，1959 年修建了玛纳斯红山嘴永久性引水枢纽工程和东岸大渠工程。1960 年又修建了金沟河引水枢纽……1960—1965 年，军垦战士在玛河东岸大渠上修建了玛河四级、五级电站……后来陶峙岳将军视察玛纳斯河流域管理处时，对他们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当他看到水利工程人员的交通设备落后，常常靠两条腿奔波于水利工程点时，就把自己乘坐多年的嘎斯六九吉普车赠送给了玛河管理处，勉励他们为新疆，为兵团的水利事业多作贡献。这辆车赠给玛河管理处后，一直使用到 80 年代初。1998 年，我带领军垦博物馆业务部的同志多次与玛河管理处有关领导接洽协商，终于将其收为馆藏。1999 年被确认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张仲瀚同志《忆新疆》手稿

郭 婧

军垦博物馆一楼展厅内，在张仲瀚将军铜像前的展柜中，有几张纸页泛黄的手稿，这就是张仲瀚病逝前，在北京 301 医院病榻上写的《忆新疆》手稿片断。

张仲瀚，1915 年出生于河北省沧县。芦沟桥事变后，他组织成立



了河北抗日民军，后将武装部队交给共产党，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团长。南泥湾大生产中受到毛主席赞扬。

解放大西北时，张仲瀚任一野一兵团二军六师师长。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疆后，历任二十二兵团九军政委，二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自治区党委常委，1956年任中国农垦部副部长，1966年“文革”开始后，被迫停止工作，奉命离疆赴京，被隔离审查、监护长达8年之久。1980年3月9日，因心脏病恶化逝世。张仲瀚同志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创始人之一，他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在新疆的军垦事业上，为我国的农垦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79年9月，张仲瀚同志在重病中，上书党中央总书记，陈述自己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建议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注：新疆兵团于1976年撤消，1981年底恢复），同时开始执笔撰写《忆新疆》。《忆新疆》是张仲瀚同志的遗作，全文计划写11小节：1. 老兵歌；2. 进军前后；3. 把党的政策带到起义部队中去；4. 为执行毛主席的命令；5. 南泥湾精神的大发扬；6. 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7. 第一个曲折；8. 又恢复了战斗；9. 没有各种经营就没有农业；10. 时刻记住三个队；11. 新疆永远属于自己的祖国。1979年秋动笔，当时张仲瀚同志病重住院，每天上午治疗，下午坚持抱病执笔写作此文，生命垂危的日子里，依然不忘著文之事，只是文章未竟，只完成了三小节，人已化鹤离去。

张仲瀚同志在文章中写到：“我在新疆工作过，虽然工作没做好，但和那里的各族人民，和那里的山山水水，和那里并肩战斗的同志们一起度过了17个年头。我热爱新疆，我为新疆工作感到幸福和有意义。”

“……如果有人说新疆不好，我几乎是本能地立即加以反驳，并且滔滔不休地为他们解说新疆的好处，新疆之大以及新疆如何重要。”

“……新疆有广袤无边的可垦荒地，有水、有草、有绿洲、有海潮般地出没过牛羊，有极其丰富多样的宝贵矿藏。新疆是鱼米之乡、瓜果之乡、歌舞之乡，是各民族团结互助，欢乐聚居之乡，是我国西部边陲的重要屏障……建设新疆是我们祖国的富强之路。”

“我从来反对那些怀着恶意诅咒新疆的人，反对那些对新疆建设和祖国安危漠不关心的人。”

“今天为纪念进军新疆三十周年而写这篇短文时，忽然想起我在新疆写的一首五言诗，名‘老兵歌’……虽然不是一气呵成之作，但可看出生产兵团在新疆这一特定环境中正在干什么，是怎样把毛泽东思想与新疆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都充溢着张仲瀚同志对新疆的怀念，对新疆的热爱，对兵团事业的执著。“放下我背包，擦好我枪炮。愚公能移山，我开万古荒。”“江山空半壁，何忍国土荒”的诗句，展示着他远大、宽阔的襟怀。“雄狮十万到天山，且守边关且屯田。塞外江南一样好，何须生还玉门关。”这不朽的诗句，将永远激励着兵团儿女们。

如今，将军未写完的手稿，被珍藏在兵团军垦博物馆，教育着一代又一代青少年。